

浓缩了一个时代的青春

再现火红年代的真诚与激情

《北风那个吹》姐妹篇

《雪花那个飘》

三十一年的冬天

北国下了一场多年不遇的大雪

知青赵长天在高考途中胃病发作无法行进

暗恋他的多子女教师刘翠翠费尽心力

在最后一刻跌跌撞撞将赵长天背进考场

结果耽误了自己的高考

赵长天如愿以偿走进大学校门

而刘翠翠却遗憾地返回山村

来日五湖四海

家庭背道迥异

年龄相差悬殊的青年人走进一个班级

误解、争吵、拌嘴、打架、穿耳洞、接吻而至

赵长天热情正直

一一化解

刘翠翠别舍不得赵长天

找借口到城里看望他

两人在小旅社酒酣话热

醉眼朦胧之时发生了关系

埋下剪不断的孽缘……

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

他们被禁锢已久的思想化为激情澎湃的春潮

感染和吸引着周围的人

师生恋、姐弟恋、异地恋在大学生中屡见不鲜

引起广泛讨论

一些人曾经横眉冷对

经历种种磨难后成为难分难舍的兄弟姐妹

曲折感人的故事中起一个青春似火的年代

唤起国人无尽的回忆

大学里刻骨铭心的记忆

展现恢复高考后第二批大学生的火辣生活

雪花那个飘

高满堂 著

作家出版社

高满堂 著

雪花飘
那个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雪花那个飘/高满堂著.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1. 5

ISBN 978 - 7 - 5063 - 5847 - 7

I. ①雪… II. ①高…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66539 号

雪花那个飘

作 者: 高满堂

责任编辑: 王宝生 韩 星

特约编辑: 韩明人

装帧设计: 视觉共振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zuoja.net.cn>

印刷: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数: 240 千

印张: 16.25

印数: 001 - 10000

版次: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5847 - 7

定价: 26.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第一章

已是深秋，知青点院里的老梧桐树上，宽大的叶子由绿转黄。这会儿，知青老四正使劲儿敲着挂在老梧桐树上的半截铁轨，声音传得很远。正在翻地的梧桐坡知青们听到当当的“钟”声，都停下手里的活，向村里张望。

点长赵长天对大伙说：“声音挺急，看来点里出事了！”他一挥手，“走，回去看看！”知青们手持铁锹、锄头向村里跑去，赵长天一马当先冲在最前面。他气喘吁吁地跑到老梧桐树下，老四立即把发生的事情告诉了点长。赵长天喘着粗气，愤怒地对跑过来的大伙儿说：“咱的镇点之宝，就是老四从他舅那里偷来的《基督山伯爵》……伯爵他……被劫了，让马家窑知青点的人抢走了！”大家一听马上炸了锅，还指着这本书打发百无聊赖的日子呢！

赵长天挥着拳头：“这本书伴着咱们度过多少寂寞的夜晚啊，现在被人抢走，不能鸦默悄声地就完了！”他挥臂一呼，“伯爵蒙难了，救驾去啊！”老四带头跳上马车：“有种的跟我去！”赵长天和几个知青跳上马车，其余的知青跟着奔跑。

民办教师刘翠翠正带领孩子们玩游戏，她听到知青们叫喊，又见马车飞驰，后边跟着一群手执农具的知青，忙对孩子们说：“头晌的课就到这儿，放学吧。”说罢，扭头跑去追知青。

曹老二骑自行车迎面而来，跳下车子问刘翠翠干什么去。刘翠翠喘着气：“曹二哥，赵长天他们要和马家窑的知青打架，你不去看看？”曹老二一扭脖子说：“打死一个少一个，我才不管呢！”“你不管我管！”刘翠翠说着又急匆匆追过去。

马车上的老四回头看见刘翠翠追赶过来，笑嘻嘻地对赵长天说：“你媳妇追来了。”赵长天拉下脸：“再胡说我给你戴上笼头！”老四贼笑：“得了

吧，咱们不都认了个乡下媳妇吗？闹着玩嘛，较什么真呢！”

刘翠翠抄小道拦住马车，喘息着说：“你们杀气腾腾的干什么去？”老四大声说：“伯爵被劫了，我们去救驾！”刘翠翠一头雾水：“什么伯爵？”赵长天告诉刘翠翠：“那是一本书，被马家窑的知青抢去了，我们去虎口夺宝！”刘翠翠笑了：“不就是本书吗！值得这么兴师动众的？都回去，马家窑俺有认识人，给你们讨回来就是了。”赵长天忙说：“这本书他们早就眼红，你讨不回来。别拦着，今天不动硬的是不行，给我闪开！”

刘翠翠倔强地阻拦道：“俺不能眼看着你们犯浑，马家窑的知青打群架是出了名的，一个个菜刀成天别在裤腰上，真要动手，你们肯定要吃亏！”老四满脖子青筋地喊：“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要不然我舅那边也不好交代。哥们儿，把她架开！”

几个男女知青强行把刘翠翠拖开。赵长天一挥鞭子：“驾！”马车又向前驶去。刘翠翠愣了一下，也跟着马车跑去。

马家窑知青点的钟声也响起来了。点长老套子站在磨盘上动员众知青：“哥们儿，梧桐坡知青点的那本书我们搞来了，可是活干得不漂亮，被他们发现，赵长天领人来夺书了！”有人主张把书还给人家，免得惹事。老套子不同意：“还书？门儿都没有！孔乙己说过，窃书不算偷。再说，伯爵是大家的，凭什么他们霸占？他们要是来讲理，咱也有理等着，咱不是抢书，是借来搞大批判，这理讲到公社革委会也不怕，更何况他们不敢。”

有人担心对方要动武。老套子亮出菜刀：“那就更不怕了，朋友来了有美酒，豺狼来了咱有这个！”知青们呼喊：“对，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伯爵，誓与伯爵共存亡！”

一个知青气喘吁吁地跑来：“他们来……来了，到河套子了！”老套子挥臂大叫：“哥们儿，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抄家伙，御敌于国门之外，跟我去啊！”在老套子的带领下，知青们手拿家什，骑上马、骡、驴，呐喊着向河套跑去。

两个青年点的知青在大沙河河套相遇了。双方停下脚步，摆开阵势。

刘翠翠气喘吁吁地赶来，看着这紧张的场面，跟在赵长天后面提醒着：“长天，你是点长，劝劝大伙别胡来！”赵长天皱眉道：“这里没你的事，别

跟着乱！”

老四挺着铁锹向对方喊：“来将通名，俺老四刀下不斩无名之鬼！”老套子嘿嘿笑了：“老四，出息了啊，忘了我把你捶得尿裤子的事了？”老四尴尬地放下铁锹：“净说些没影的事，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咱们来文斗。”老套子挺胸向前：“武斗文斗都行，随你们的便，能不能说说为什么斗？”

赵长天站出来说：“老套子，我们不是来打架的，就是想讨个公道，今天把书还给我们还则罢了，要是不还……哼，那就是尸首一片！”刘翠翠扯了一下赵长天：“有话好好说，别来耍的。”

老套子装糊涂：“书？什么书？”老四大声喊：“《基督山伯爵》！”老套子一脸诡笑：“嗯，好像有这么回事。不过据我所知，《基督山伯爵》是大毒草，我们借来搞大批判……”

赵长天截住话头：“书是我们搞到的，搞大批判也得我们先来，你们这是欺负人！”老套子开始诗词战：“不要发牢骚！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

赵长天怎甘示弱：“你纯粹是狡辩！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他转脸对马家窑的知青，“僧是愚氓犹可恕，妖为鬼蜮必成灾。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你们今天不还书，别怪我们不客气！”梧桐坡的知青大声帮腔：“不客气！”

老套子哈哈一笑：“吓唬鸟啊？我们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赵长天立即接上：“没有用！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

老套子振臂高呼：“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梧桐坡女知青齐声应对：“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打起来我们也不怕！”

马家窑女知青披挂上阵：“谁怕谁？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梧桐坡女知青声音更高：“好啊，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来吧！”

得，战场成了赛诗会！赵长天对自己的人说：“哥们儿，看来光斗嘴不行，抄家伙吧！”双方知青各持器械，血战一触即发。刘翠翠竭力拦挡，但

被推来推去，毫不起作用。

这时，山村的广播喇叭突然响起来：“各知青点的知青们都听着，公社有国务院关于高考的重要消息传达，马上回点里去……”

河套顿时一片寂静，大家竖起耳朵静静地听着。赵长天振臂高呼：“还打个屁呀，赶快回去听通知！”一场血战顿时烟消云散，大伙纷纷坐上马车，骑上牲口，呼喊各自回青年点。

梧桐坡的知青们正叽叽喳喳议论着，大队书记喊道：“大家静静，现在请公社政工组的曹无名同志传达国务院的通知。”曹老二假模假式地咳嗽两声，传达国务院的通知，大家静静地听着：“……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文件规定：废除推荐制度，恢复文化考试，择优录取。这标志着中断了十一年的高考制度正式恢复……”听完通知，大家激动地互相拥抱，欢呼起来。刘翠翠在一旁静静地看着知青们的举动。

曹老二问刘翠翠：“你考不考？”刘翠翠说：“还没考虑好。你呢？”曹老二大有深意地说：

“我看你，你考我也考，你不考我也不考。”刘翠翠装迷糊：“你看俺干什么！”曹老二盯着刘翠翠说：“你心里明白。”

燕岭电机厂青年工人刘文亮做着砂型，嘴里哼唱俄罗斯民歌《红梅花儿开》。车间革委会主任石捧玉听到歌声，走到刘文亮身边说：“你这是资产阶级的靡靡之音！”刘文亮并不害怕：“石大主任，‘四人帮’都粉碎了，你可不能乱扣帽子。这是前苏联卫国战争期间的革命歌曲！”

石捧玉绷着脸：“你少狡辩，什么少年少女呀，爱呀，麻不麻人！”刘文亮贼笑着：“你麻了？”石捧玉一瞪眼：“你才麻了！”刘文亮斜眼道：“不麻过来干吗呀？”石捧玉一本正经道：“下班后开个路线分析会，让大伙说你这是不是封资修！”刘文亮不服：“分析就分析，有理走遍天下，没理寸步难行。”

下班了，石捧玉真的开了车间路线分析会。一个女工发言：“我揭发，刘文亮还唱过《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软绵绵的，难听死了！”另一青工说：

“刘文亮还唱黄色歌曲，我听过，叫不上名来。”大伙乱嚷嚷：“刘文亮，你快唱唱，我们好批判啊！”

刘文亮一站，还真的唱起《何日君再来》：“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大伙都支棱着耳朵听。石捧玉一看形势不对，急切阻止道：“好了别唱了，你是趁机散布资产阶级毒素！”刘文亮很得意：“我是搬出靶子让大家有的放矢，大伙说对不对？”大伙齐喊：“对，唱下去！”

正巧，厂革委会金主任过来对大伙喊：“别唱了，给大家传达国务院的通知，国家恢复高考了！”他开始传达恢复高考的通知：“……招生办法是，自愿报名，统一考试，地市初选，学校录取，省、市、区批准……招生时间推迟到四季度，新生于七八年二月底前入学……”

金主任走后，大伙议论纷纷。石捧玉很认真地说：“刘文亮，你不是愿意唱歌吗？准备准备考音乐学院吧。”刘文亮也认真地问：“你呢？”石捧玉笑道：“我？还没想好。”

梧桐坡大队部的手摇电话机旁，知青们在赵长天的安排下，排队打电话和远在北京的家人及各种关系联络，询问有关高考的详细信息。刘翠翠站在门口，默默地看着知青们打电话。

一个男知青对刘翠翠打趣道：“找你掌柜的？”刘翠翠也笑：“去你的，满嘴喷粪！”赵长天走到刘翠翠跟前：“我们都打算回城备考，你考不考？”刘翠翠说：“凭什么不考？我都等多少年了！”赵长天转身要走，刘翠翠忙喊：“等等，我想和你说句话。”屋外有人呼喊赵长天，赵长天没听见刘翠翠说什么，答应着跑出了大队部。

夜晚，梧桐坡知青点的宿舍里，灯火通明，大家都忙着收拾行囊，准备第二天一早乘第一班汽车返回北京。刘翠翠无声无息地来了，她听见屋里有人说话，就站在外面没进屋。

老四问赵长天：“要走了，没给刘翠翠打个招呼？”赵长天一愣：“给她打招呼干什么？”老四笑道：“她是你媳妇啊！我跟我媳妇都打招呼了，伤心啊！”赵长天正色道：“这可开不得玩笑！”老四笑得更欢了：“谁开玩笑？大家都说刘翠翠对你好，你对她也不错，数你们最像两口子，你们没那个？”他说着，还用手比画一个下流动作。赵长天拧起眉毛：“闭嘴！别瞎说！”

夜深了，知青们毫无睡意，大伙聚在屋里畅谈未来。赵长天说：“太晚了，大伙都回去做准备吧，明天一早还得赶路。”大伙这才散去。老四问：“长天，明天坐火车还是长途车？”赵长天知道大伙都坐长途汽车走，他因为是点长，怕和大家一起走太显眼，就决定坐火车，虽然绕道，但可以免生变故。老四决定陪赵长天一起走。

第二天一早，知青们都背起行囊走出青年点。刘翠翠急急忙忙来了，她不见赵长天，就问一个女知青：“你们点长呢？”“找你掌柜的啊？早坐火车走了。”

刘翠翠闻听，转身就去火车站追赵长天。自从听了文件传达，刘翠翠的心就开始翻腾，她比一般知青更多了一份激情，那当然是为了赵长天。昨天晚上，她本来有很多话要和赵长天说，可一直没找到机会，谁想到今天他会这么早就走了呢，而且还是单独坐火车走！

刘翠翠在山路上飞快地跑着，她不顾一切地跑，跌倒了爬起来继续跑，衣服挂破了，头发挂乱了，还是拼命地跑。她要赶快跑到火车站，追上赵长天！刘翠翠终于跑到火车站，这是一个铁路小站。她刚跑上站台，火车已经启动，一个个车窗从她眼前闪过，哪里有赵长天的影子？

刘翠翠失落地望着远去的火车，觉得那火车劫走了隐藏在她内心深处的某种东西。她无声地望着渐渐消失的火车，心中有被掏空的感觉。

赵长天回到家里，母亲和薇薇在厨房里忙活，他和父亲说话。父亲老泪纵横地说：“苍天有眼，终于盼到这一天了！儿子，人生能有几回搏？拼一回吧，复习资料给你准备全了，现在不少学校开辅导班，有的中学老师在家里做辅导，你看看能不能插进去。这个时候就不要顾脸皮，能不能考上大学，全看你努不努力了。满打满算只有两个月时间，咱全家都做你的后勤，别辜负了老爸的期待！”赵长天说：“放心，我一定尽力。”

赵长天听说四中的黄老师晚上在家开数学辅导班，就想“蹭”听辅导。他晚上摸到黄老师家院子里，客厅里传出黄老师讲数学的声音。赵长天先趴在窗外听，后来悄悄走进屋子。

黄老师发现陌生的面孔，放下脸：“对不起，我们这个辅导班不对外，只对本校老师的家属，请出去。”大伙一起轰赵长天：“出去，你这是私闯

民宅!”听课的不由分说，把赵长天赶出去。赵长天苦笑着摇摇头，无奈地走回家。

第二天，赵长天到新华书店，看有没有资料卖，他看到有个女青年很像石捧玉，从书店出来，抱着一摞书。他忙上前打招呼：“你是电机厂的石师傅吧？我读中学时在你们车间学过工，我叫赵长天。”石捧玉惊喜地说：“是你呀，长成大小伙子了，哪能认得出来啊。上山下乡了？”

赵长天说：“跑得了吗？”石捧玉笑道：“回来复习备考？”赵长天点点头：“嗯。你也准备考啊？”石捧玉沉吟着说：“想试试看。哎，明天六中礼堂有个千人作文辅导课，讲课的是有名的语文老师舒涛，你去不去？”赵长天正求之不得呢，忙说：“这么好的机会，一定去！”石捧玉说：“那好，咱们晚上见。”

六中礼堂里坐满了人，舒涛老师在做作文辅导：“……一张语文试卷，作文就占四十分，以往高考流传着这么一句话：一篇文章定终生！那么，写作文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审题……”他敲着桌子强调，“还是审题！如果题审错了，你文章写得再好，也是失败的。记得1962年的高考作文题，据说是叶圣陶先生出的，叫《雨后》，我参加了阅卷。有好多考生大写特写雨中即景，还有的写雨中抢险……说实话，有些文章写得真不错，可惜都跑题了。那是写的雨中，不是雨后！这类文章，写得再好，都判三等以下！那么，如何审题呢？我就讲讲这个问题……”

石捧玉坐在后排认真记录着。赵长天走进礼堂，在石捧玉身旁坐下。石捧玉挪挪屁股，朝赵长天热情地一笑。二人聚精会神地听课。讲课结束，二人边聊边走出礼堂。

赵长天问：“复习得怎么样了？”石捧玉说：“还可以吧。”赵长天羡慕地说：“你没问题，老高三，底子厚。”石捧玉摇摇头：“学过的知识忘得差不多了，一切得从头再来。你呢？”

赵长天苦笑：“差老了，我们这一拨学生成天学工学农，课堂里只学《毛选》《工业基础知识》《农业基础知识》，瞎混几年。”石捧玉同情地说：“也是的。哎，你的复习资料全不全？”赵长天说：“差不多吧，就是时事政治资料没搞到。”石捧玉说：“我才借到一些，只给我用三天，借给你看一

天吧。”

赵长天忙接过资料：“太感谢了！”他也掏出一份资料，“我才搞到一本油印的作文选，借给你看，算是回报吧。”石捧玉点点头：“好吧，明天傍晚你到厂子门口等我，咱们交换回来。”

赵长天乐颠颠回家，对妹妹说：“薇薇，哥借了一些时事政治材料，人家明天就得要，帮哥抄下来。”说着，递给妹妹一大堆材料。薇薇喊：“唉呀，这么多，什么时候能抄完啊！”赵父接上话：“全家上阵抄，你哥的事压倒一切！”说干就干，全家人齐动手，都开始抄材料。

抄了一阵子，薇薇叹息：“妈呀，胳膊都累酸了！”赵父说：“吃点苦就叫唤，你哥在乡下吃多少苦，听他回来叫唤了吗？”赵母戏谑道：“小猫小狗才叫唤，不会说话把嘴闭上！”

赵父笑：“你就惯着她吧，她自从进了工厂，哪天回来都说活累、脏，怕累怕脏你也复习功课，参加高考。”薇薇边抄边说：“我才不呢，也没那脑子。”

第二章

多情的姑娘刘翠翠，几天来一直心神不定，失魂落魄。赵长天走了，带走了她的心。知青们都说，她是赵长天的媳妇，她知道这是开玩笑，但她觉得，赵长天对她确实和别人不一样，她想象着，那玩笑能成为事实。想啊想的，脑海里经过了几天几夜的惊涛骇浪，刘翠翠决定去燕岭找赵长天，把该说的话全都说出来！

刘翠翠来到小火车站，上了火车。她不知道，曹老二也从另一个车门上了火车。曹老二一直暗恋着刘翠翠，那只是单相思。他知道刘翠翠去燕岭找谁，就悄悄地跟上。

燕岭到了，刘翠翠拎着包裹走出火车站，她看了看手里的信封，朝西走去。曹老二下了火车，悄悄跟踪。刘翠翠按信封上的地址找到赵长天家。赵长天见到刘翠翠，颇感意外，忙问道：“你怎么来了？”刘翠翠满头流汗地说：“俺来城里走亲戚。”

赵长天有点奇怪：“你在城里有亲戚？”刘翠翠笑道：“一个远房亲戚，我妈那边的。好多年不走动，一个劲捎信让我妈来玩，我妈就打发我来看看。”赵长天问：“找到了？”刘翠翠假装失望地叹了一口气：“唉，亲戚搬家了，没找到，想起你来了，顺便来看看。”

赵长天让刘翠翠进屋，并向父亲介绍。进屋坐定，刘翠翠把口袋递给赵长天：“长天哥，这是俺采的野核桃，还有家里树上结的大枣。俺爹说核桃补脑子，吃了脑子活泛，大枣补血。俺寻思你要考大学，点灯熬油的，怕亏了身子，给你捎了点。乡下没什么稀罕东西，别嫌弃。”说着深情地看着赵长天。赵父发现这姑娘是有备而来，忙说：“姑娘，让你费心了，我们付钱。”刘翠翠笑道：“看俺大叔说的，哪能要钱呢！核桃是野生的，大枣是自家树上结的，也不值钱。”

趁着薇薇领刘翠翠走出屋子去厕所，赵父悄悄问赵长天：“你和她什么关系？”赵长天一愣：“没什么关系啊。”“我看出来了，她来咱家是有准备的，给你带来东西了嘛，老实交代！”赵长天只好说：“在乡下农闲的时候，实在太无聊，大家胡乱说谁是谁的媳妇，都说我和刘翠翠般配，说她是我的媳妇，谁也没当真。”赵母皱眉道：“浑小子，这事能胡闹吗？”

赵父追问：“她是不是当真了？”赵长天摇头：“我不知道，不过她说喜欢我，我就和她处着玩，我可没当真。”赵父严肃地说：“我警告你，感情上的事情绝不能开玩笑。我看这个刘翠翠眼里有情苗，你和人家处着玩，人家可能跟你来真的。”赵长天不以为然：“别想得太复杂，在乡下这不算什么，男人逮着谁都敢叫老婆，谁也不当回事。不过，刘翠翠念书的时候功课特别好，务农以后，大队选拔她当了民办教师。现在她也准备参加高考，我看准能考上。”

说话间，薇薇领着刘翠翠走进屋子。赵父问：“姑娘，天晚了，找到住宿的地儿了吗？”刘翠翠老实回答：“俺人生地不熟的，问了几个地方，住宿费挺贵的，没敢住。”

赵父很客气地说：“本来应该留宿，你也看了，家里住得紧巴，没法留你。长天，你领着刘翠翠找个便宜的旅馆先住下，明天让薇薇请个假，领着到处逛逛。你就别陪了，备考事大。”刘翠翠说：“妹妹别请假了，俺明天就回去。”薇薇很热情：“没事，我有待休，不休白不休。”

第二天，薇薇果然领着刘翠翠到处逛，她们逛公园，逛动物园，逛大商场，逛博物馆。反正可逛的地方都逛到了。两人回到家，薇薇对哥哥说：“我已经完成任务，哥，客人交给你啦！”

眼看天色已晚，赵长天领刘翠翠走进向阳小旅馆。此时，曹老二正在远处跟踪、窥探……

入夜，赵长天陪刘翠翠喝酒吃饭，二人推杯换盏，都喝大了。刘翠翠不住地嘻嘻笑着。赵长天端起酒杯笑道：“媳妇，逛累了吧？再喝点，解乏。”刘翠翠喝了一口酒，咳嗽着：“俺不累。怪有意思的，到底是大城市，那么多好景致！”赵长天说：“可惜我这阵子正在要紧当口，要不然陪着你好好逛逛。不过以后还有机会。”

刘翠翠不停地嘻嘻笑着。赵长天问：“老母猪都叫你笑出尿了，笑什么

呢？”刘翠翠不笑了：“长天哥，你离开山里的那晚上，在大队部，我说想和你说的话，你没听见。第二天我去送你，也想跟你说句话，没等我赶到，火车开走了。现在就咱俩了，我想把这句话说明白了。”

赵长天笑了：“没事，说吧！”刘翠翠认真地问道：“俺问你，大伙都说俺是你媳妇，你也说将来要娶俺，这话算不算数？”赵长天喝多了，眼睛有些蒙眬，笑着反问：“你说算不算数？”刘翠翠进一步问：“你不嫌弃俺是柴火妞？”赵长天随口而出：“柴火妞怎么了？我爷爷就是乡下娃子，算起来我也是农民的后代呢。”

聪明的刘翠翠步步为营：“这么说，你是真心和俺要好？不是耍戏俺？”赵长天笑着点点头。刘翠翠盯着赵长天说：“俺还要和你说句话！”赵长天鼓励道：“说吧！”

刘翠翠说出真心话：“你听好了！本来俺不想参加高考，俺爹娘有病，弟妹多，怕考上了爹娘跟着受累。因为你要参加高考，所以俺改变主意也要考。俺还想和你约定，咱俩报考同一所大学，一个系，一个班，你看好吗？”赵长天又笑了。

刘翠翠十分认真地说：“这就是俺这次进城来找你要说的，你得给俺个应承！”赵长天不假思索道：“这是多好的事啊，我应承！”

刘翠翠一脸真情：“你应承了，俺也应承，说话要算数！”“你以为我是陈世美呀？我是忠实于爱情的卖油郎，你信不？”刘翠翠哧哧地笑：“那俺就是花魁娘子？俺不信。”赵长天也笑：“花魁娘子，你怎么才能相信小生？”

刘翠翠面如桃花：“除非，除非你……”说着羞涩地低下头。赵长天痴呆地看着刘翠翠，显然有些心旌动摇了，他笑着，笑得有点内容。刘翠翠也笑着，笑得柔情蜜意。

赵长天问：“你笑什么？”刘翠翠反问：“你笑什么？”“我笑你是个傻妮子，老虎张着血盆大口要吃你，你还不知死活，我今晚就想吃了你！”刘翠翠笑着举起小拳头：“你敢！”“看我敢不敢！”赵长天说着扑向刘翠翠。

刘翠翠小脸通红：“长天哥，别闹了，俺要齙牙了！”“小样你，还敢对我齙牙，牙长齐了吗？你齙给我看看！”赵长天说着扑上去抱住刘翠翠，在她脸上一顿乱啃。

刘翠翠躲避着，哧哧笑着：“长天哥，别闹了，俺有些头晕，喝酒喝的

吧？”“没事，我扶你躺一会儿就好了。”赵长天说着，扶起刘翠翠放到床铺上。

刘翠翠醉眼蒙眬，勾着赵长天的脖子：“长天哥……”赵长天酒劲上来了，喘息着：“刘翠翠，你真好，我……”顺势扑到刘翠翠身上狂吻。刘翠翠先是撑拒，后半推半就，接受了赵长天的激情喷涌，她一伸手，“咔哒”一声拉了电灯开关……

早晨的阳光照进窗子，刘翠翠端着煎饼果子进屋。赵长天醒来揉着眼睛：“嗯？我怎么睡在这儿了？”刘翠翠笑着：“你昨晚喝醉了，睡得死猪似的，俺不忍心叫醒你。”

赵长天发现自己赤裸着身子，急匆匆穿上衣服：“不好意思，我没出丑吧？”刘翠翠笑了笑，没吱声。赵长天坐在床上呆呆地发愣。

刘翠翠说：“长天哥，俺得回去了，学校的娃子等着俺上课呢。”“也好，那就不留你了，坐火车回去吧，我送你。”赵长天吃着刘翠翠买的煎饼果子说。

火车站站台上，赵长天按着刘翠翠的肩膀问：“你说实话，昨晚我是不是做了过格的事？”刘翠翠羞涩地笑着：“你做没做过格的事，问谁呀？讨厌！”

赵长天努力地回忆着：“我影影绰绰记得做了什么事，说不出口，可能是做梦？”发车的铃声响了。“别再瞎琢磨，俺上车了。”刘翠翠说着上了火车。

火车远去了。赵长天看着远去的火车，默立良久。

火车上，刘翠翠坐在窗前，默默地看着渐渐远去的城市。这时，一直跟踪刘翠翠的曹老二不吭不哈地走过来挨着她坐下。

刘翠翠惊讶地问：“曹二哥，你……你也去燕岭了？”曹老二淡然一笑：“哦，我没到燕岭，搞个外调，半道上的车。你怎么，到燕岭去了？”

刘翠翠随意说：“去住了一天，看亲戚。”曹老二也好像随意问：“哎，赵长天不是燕岭的吗？没去看看你男人？”刘翠翠板下脸来：“二哥，可不许胡说！”曹老二说：“赵长天这小子，从骨子里就不是个好东西，别吃他的亏！”

赵长天在图书馆抄写资料，民警冷雪松在一旁演算数学题。两人休息时一搭讪，就算认识了。都是准备高考的嘛，自然有共同语言。赵长天说起初中的舒涛老师讲写作很有一套，可惜不能当面受教。冷雪松告诉赵长天，舒涛是他朋友的舅舅，他要是想听辅导课，可以带他去。

赵长天挺重情义：“我有个好朋友也在备考，帮过我，能不能带着她？”冷雪松满口答应，并说：“以后有事到我们水牛街派出所找我，咱俩就是朋友了。”赵长天看墙上的表：“那人快下班了，走，我领你去见见她。”两人来到燕岭电机厂门口，石捧玉正推着自行车出来。一番介绍，也就互相认识了。

三个年轻人骑车赶往舒涛老师家。客厅里，坐满备考的学生。赵长天等人走进屋子，舒涛老师朝冷雪松点点头，示意坐下。舒涛老师讲得确实精彩，大伙个个聚精会神地边听边记。

最后，舒涛老师说：“出个作文题《我爱十月》，算留的作业。”

大伙纷纷议论作文题。赵长天和冷雪松、石捧玉议论得激情四射。

舒涛老师指着赵长天：“新来的这位同学，说说你的见解。”赵长天站起来说：“我认为，这应该是一篇抒情散文，内容应该和粉碎‘四人帮’有关。如果让我写，我就写粉碎‘四人帮’后的见闻，写人们的欢庆，我的感受，以此记载中国历史上这一伟大的事件，伟大的变革……”

舒涛老师击掌：“好，君之所言饶有见地，就这么写！”

赵长天要回农村参加高考了，赵父帮儿子打行囊：“儿子，这回考试关系到你一生的前途命运，一定要把握这个能改变你命运的机遇！”赵长天看着白发苍苍的父母：“爸，妈，我一定好好复习，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赵父又嘱咐：“还有件事嘱咐，你这次回去，不管是不是儿戏，务必和刘翠翠斩断关系，千万不能弄假成真！要不然，你将来考上大学，你们的事就麻烦了！”赵长天说：“这事我心里有数，我们是走得近点，但我没有那层意思，刘翠翠如果当真，那也是她一厢情愿，我们不过是开了个玩笑。”

赵父再次强调：“既然你不是真心和她处，就应该立马和她讲清楚，不能诓人家，更不能干糊涂事儿……”赵长天笑着：“爸，您儿子是糊涂人吗？”

天上飘雪了。晨曦中，赵长天下了火车。他惊讶地发现，刘翠翠赶着牛车在车站等他，正笑眯眯地朝他招手。赵长天走过去说：“你怎么知道我坐这趟火车回来？”刘翠翠笑着：“俺是你肚子里的蛔虫，估摸着你这几天该回来了，就天天这个时候在这儿等着。”

赵长天埋怨道：“这是何苦？梧桐坡就十几里路，我走不回去？胡闹！”刘翠翠噘着嘴：“俺不是怕你累着吗？好心赚了个驴肝肺。”

牛车在山路上走着，车轮碾得雪地咯吱吱响。赵长天问：“我给你寄的复习资料都看了？”刘翠翠点点头：“都看了，俺给你寄的那几本书都看了吧？”赵长天说：“看了，挺有帮助的。”刘翠翠真诚地说：“长天哥，这几天咱得抓紧复习，哪些地方不明白，俺帮你，别磨不开面子，不懂不要装懂。”赵长天有点信心不足：“唉，我总觉着你能考上，我够呛。”刘翠翠一举小拳头：“不许你说这样的话！”

牛车慢慢走着。赵长天小心翼翼地问：“那天在向阳旅馆，我真没做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刘翠翠笑而不答。赵长天有些急了：“你倒是说句话啊！”刘翠翠反问：“你那天晚上真喝多了吗？真什么都不记得了？”赵长天紧张起来：“这么说，我那天晚上真干什么坏事儿了？”

刘翠翠笑着口吐真言：“别装大葱了，你那是酒盖着脸儿，早就谋划好的吧？我俺也喝了，俺不信自己做的事儿自己不知道！”赵长天慌了：“这么说，我，我做了对不起你的事了？”

刘翠翠盯着赵长天的眼睛笑：“看你吓的，脸都变色了。放心吧，你什么事都没做，俺吓唬你呢……”说着说着，突然呕吐起来。赵长天关切地问：“怎么了？吃了不干净的东西？”刘翠翠大口呕吐着：“没事儿，道不平，这是让牛车颠的。”赵长天疑惑地看着刘翠翠……

赵长天正在知青点宿舍的煤油灯下复习，忽然听见有人敲窗，他擦了擦窗上的冰凌花，露出刘翠翠的脸。刘翠翠朝他招招手，领他走进小学教室，走到炉前给他盛了一碗羊肉汤：“趁热喝吧，这东西补脑。过去秀才考状元，不喝两三锅进不了考场。复习得差不多了吧？”

赵长天接过羊肉汤说：“也没什么谱，你复习得怎么样？”刘翠翠信心满满：“我倒觉得准备得差不多了。”赵长天说：“你底子好，又当好几年老